

琉球大学学術リポジトリ

琉球・中国交流史研究

メタデータ	<p>言語:</p> <p>出版者: 上里賢一</p> <p>公開日: 2010-01-22</p> <p>キーワード (Ja): 琉球と中国, 福建省, 交流史, 冊封と進貢, 久米村, 民間宗教</p> <p>キーワード (En): Ryukyu and China, Fujian Province, History of Exchange, Inverstiture and Tribute, Kume Village</p> <p>作成者: 上里, 賢一, 金城, 正篤, 池宮, 正治, 西里, 喜行, 高良, 倉吉, 赤嶺, 守, 長部, 悦弘, 豊見山, 和行, 星名, 宏修, 石崎, 博志, 王, 耀華, 徐, 恭生, 謝, 必震, 方, 宝川, Uezato, Kenichi, Kinjo, Seitoku, Ikemiya, Masaharu, Nishizato, Kikou, Takara, Kurayoshi, Akamine, Mamoru, Osabe, Yoshihiro, Tomiyama, Kazuyuki, Hoshina, Hironobu, Ishizaki, Hiroshi</p> <p>メールアドレス:</p> <p>所属:</p>
URL	http://hdl.handle.net/20.500.12000/15029

琉球官話訳『人中画』と白話『人中画』 風流配

石崎 博志

小文は、白話小説『人中画』とそれをもとに琉球における官話学習教材として翻訳した『人中画』のテキストを対照したものである。収録した作品は原刊本『人中画』(以下、原刊本と略称)のなかの「風流配」で、明末清初の典型的な才子佳人小説の一つである。この作品は文言と比較すると比較的口語に近い文体で書かれているが、琉球版の『人中画』(以下、琉球抄本と略称)はその白話小説である『人中画』をさらに、口語的に翻訳したものである。この翻訳は文意を損なわない範囲で、表現に比較的大胆な変更を行っている。本文で両テキストを比較することによって、琉球においてはどのような表現や語彙を「口語的」と見なして改変しているか、またどのような表現を改変せずに残しているかなどが明らかになる。さらに、原刊本には校訂を経た上でもなおも欠損箇所が見受けられるが、琉球抄本はその点を補完する資料としても使用することが可能であると考えられる。

では、比較に用いたテキストについて説明しよう。原刊本『人中画』には大きく分けて「繁本」、「簡本」と謂われる二系統の版本が存在する。「簡本」は「繁本」の内容を一部削除した形となっており、かなりの文章が省かれている。

繁本系：嘯花軒刊本。『風流配』(四巻、四回)、『自作孽』(二巻、二回)、『狭路逢』(三巻、三回)、『終有報』(四巻、四回)、『寒徹骨』(三巻、三回)の五編の話本からなる。本文中に「玄」を避諱していないことから、清の康熙以前の刊本である可能性が高い。現在、中華書局資料室、内閣文庫など所蔵あり。

簡本系：植桂樓刊本。『唐季龍造傳奇』(=『終有報』)、『李天造傳奇』(=『狭路逢』)、『柳春蔭傳奇』(=『寒徹骨』)の三編の話本からなる。乾隆乙丑(1745年)抄本。大連図書館に所蔵あり。

：尚志堂刊本。『唐季龍』丑下、『柳春蔭』酉上、『李天造』未下、『女秀才』戌上の四編からなる。『女秀才』は『二刻拍案驚奇』卷十七『同窗友認假作真、女秀才移花接木』の一篇であり、もともと『人中画』に含まれていたものではない。乾隆庚子(1780年)新鐫本。内閣文庫に所蔵あり。

本稿では1994年10月『中国古代珍稀本小说 人中画 照世杯 凤凰池 雨花香 海角遗编』春风文艺出版社に収録されている嘯花軒刊本『人中画』を使用した。この刊本を底本とする所以は、このテキストが他のテキストと校勘の上に成立して

いることと、琉球抄本が改訳の際に参照したテキストと同系統である可能性が高いためである。佐藤 1978 は嘯花軒刊本を琉球抄本の祖本としている。その理由として、琉球写本『人中画』の収める五種の短編作品が、嘯花軒刊本が収める五種と完全に一致する点と、嘯花軒刊本が一つの短編作品をさらに章回小説ふうの第一回…、第二回…と 2~4 回の段落に分けていることを琉球写本が踏襲している点を挙げる。また、琉球写本には「簡本」系統の版本で省かれた記述も見られることが嘯花軒刊本と琉球抄本を結びつける有力な根拠となっている。

琉球抄本のテキストは天理大学図書館所蔵のものを使用したか、これも序抜がなく、いつごろ成立したものかは不明である。

琉球において官話学習のテキストが本格的に用いられたきっかけとして、明倫堂の成立が大きく関わっていたと考えられる。この琉球版『人中画』は 1798 年(寛政十)に成立した国学において、官話詩文課程の教材として、副読本として、また官話の発音を学ぶために使用されていたものであるが、おそらくは国学成立以前にすでに成立していたものと考えられる。魚返 1944 は『人中画』の琉球向改訳を乾隆年間と推定し、佐藤 1978 は『百姓官話』序に「乾隆十八年」(1753 年)とあることから、琉球抄本の成立も乾隆初年(1740 年前後)としている。琉球抄本『人中画』には、改変年代を示す記述がないため、いつの時代に、どこで翻訳されたのかは未詳と言わざるを得ない。また、翻訳された場所にかんしても、原刊本が琉球に将来されてから翻訳されたのかも、また中国において翻訳された後に将来されたのかも分かっていない。これらの考察は今後の課題としたい。

本文はページを左右に分け、左に原刊本『人中画』、右に琉球抄本『人中画』を対照併記する。字体は基本的に原本をそのまま踏襲し、新字に改めてはいない。琉球抄本にはもともと句読点がないが、地の文と科白部分を明確にするため本稿の著者が句読点を施した。

【参考文献】

- 佐藤 1978 : "琉球官話課本研究序説-写本《人中画》のことば(1)"-佐藤晴彦 1978 年「人文研究」第 30 巻第 2 分冊 pp25-39 大阪市立大学文学会
- 佐藤 1979: "琉球写本官話課本のことば"佐藤晴彦 1979 年 11 月「中国語学」No226 pp 88-98 中国語学会
- 佐藤 1980" : 琉球官話課本研究序説-写本《人中画》のことば(2)"-佐藤晴彦 1980 年「人文研究」第 32 巻第 4 分冊 pp47-68 大阪市立大学文学会
- 村上 1971: "近世琉球における中国語学習の様態"村上嘉英 1971 年「東方学」第 41 輯 pp1-10
- 魚返 1957 : "人中画と琉球人"魚返善雄 1957 年 4 月『人間味の文学』pp.63-70 明德出版社

魚返 1944: "日本語と支那語-南島語資料管見"魚返善雄 1944 年『日本語と支那語』
p328-352 慶応出版社

眞境名安興, 島倉龍治著『沖繩一千年史』 3 版 沖繩郷土研究會, 1934.4

武藤長平「鎮西の支那語学研究」『西南文運史論』

本文の校正は、以下の石崎ゼミのメンバーが分担して行った。記して感謝申し上げる。しかし、本文の誤植などに関する責任は全て筆者にある。

前川寿賀子 当間千恵 宮城由美子 長元雅代 玉城織大 渡久地樹

新鐫批評人中畫 風流配

第一回

司馬玄感義氣贈功名 呂翰林報恩私竊柯斧

詩曰

一男一女便成儂，那得人間有好逑。

虞舜英皇方燕婉，香山蠻素始風流。

莫誇夜月芙蓉帳，羞煞春風燕子樓。

美不愧才才敵美，一番佳話自千秋。

說話四川成都府有个秀才，覆姓司馬，名玄，表字子蒼，生得骨秀神清，皎然如玉，賦性聰明，一覽百悟，十八歲就中了四川解元。父母要與他議親，他想到：「蜀中一隅之地，那有絕色？古稱燕趙佳人，且等會試過，細訪一遍有無，再不議不遲。」父母強他不過，只得聽他入京。

一路上，遇着的朋友見他少年未娶，都誘他到花街去頑耍。誰知他年紀雖幼，眼睛却高，看得這些妓女就如糞土一般，全不動念。到了京師，尋个寓所住下，場期逼迫，我暇他求。

風流配

第一回

司馬玄感義氣贈功名 呂翰林報私恩竊柯斧

詩曰

一男一女便成儂，那得人間有好逑。

虞舜英皇方燕婉，香山蠻素始風流。

莫誇夜月芙蓉帳，羞殺春風燕子樓。

美不愧才才敵美，一番佳話自千秋。

話說四川成都府有個秀才，兩個字的姓司馬，名字叫做玄，號叫子蒼，生得清秀，生得好白聰明伶俐，一見都曉得，十八歲就中了四川解元。父母要替他娶老婆，他想講：「蜀中一塊小地方。那有生得好女人？古稱燕國趙國有生得好的女人。且等上京去會試過，遍處細細察訪，有沒有再來議論。」娘老子也沒奈他何，由他去了。

一路上，遇着的朋友見他後生沒有娶老婆，騙他去婊子家頑。那裡曉得他年紀雖然少，眼睛却高，看得這些婊子就像屎尿一樣，全不動心。到了京裡，尋個房子住下，進場日子近了，不得閑去別處尋那生得好的女人。

二月初八日隨衆入場，坐在號房中，題目到手，做了七篇文章，就如錦綉一般，十分得意。一時身子困倦起來，心中想道：「此時尚早，且略睡片時，再騰真未遲。」因榻伏在板上，昏昏睡去。及一覺醒來，早有一更天氣，正待騰寫，只聽得隔壁號房長吁短嘆。司馬玄聽了，驚訝道：「這是爲何？」便立起身走出號房來。覷那隔壁號房中，一個舉人拿着卷子，如有萬分愁苦之狀。司馬玄看不過，因問道：「場中風簷寸晷，功名得失所關，老兄何事心傷，這等嗟嘆？」那舉人見司馬玄問他，便立起身道：「小弟之苦，一言難盡！」司馬玄道：「願聞大意。」那舉子道：「小弟姓呂名柯，就是本府宛平縣人，做了二十年孝廉，入場六次，今年是四十二歲了。三年前，因家貧親老，不得已就教在山東汶上縣。到任後，不幸先妻就亡了，喜得本地一個王司馬，見小弟爲人耿直，將他一女兒許續紘，雖未行聘，已有媒妁諄諄言之。

不料去冬新到縣尊是浙江人，尚未娶妻。他倚着少年進士，欺負小弟老舉人萬不能中，就央媒說合，定要奪小弟這頭親事。

二月初八日隨衆進場坐在號房裡頭，題目到手，做了七篇文章，就像錦繡一樣，十分快活。一時身子懶起來。心中想道：「這時候還早睡一點九，再寫正也不遲。他就靠在板上，昏昏睡去。一會醒來，有一更的時候，正要寫正，只听得隔壁號房在那裡嘆氣。司馬玄听了，怕起来可疑說道：「這是爲甚玄緣故？」走出號房來看。那隔壁號房裡頭，一個舉子拿着卷子，像有萬分愁苦的形狀。司馬玄看不過意，因問他：「場中日子沒有多久，功名得失所關，老兄做什麼事心傷？這等嘆氣？」那舉人見司馬玄問他就站起來說：「小弟的苦講不尽。」司馬玄說：「講個意思我听。」那舉子說：「小弟姓呂名柯，就是本府宛平縣的人，做了二十年孝順清廉，進場六回，今年是四十二歲。三年前，家裡苦，娘老子又老，沒奈何做學官在山東汶上縣。到任後，不幸老婆死了，喜得本地一個王司馬，見小弟做人老實，把個女兒許給我做老婆，還沒有過禮，有媒人來說過幾回。

不想旧年新到知縣是浙江人，還沒有討老婆。靠他後生做進士，欺負小弟是個老舉人斷斷不會中的，央托媒人去講要搶小弟這頭親事。

小弟一个窮教官,無處與他分辨,幸得王司馬意尚兩持。前日送小弟起身,臨別時節說道:「兄若高中,這段姻緣自在。若有差池,就難奉命了。我小弟場來,也指望做兩篇好文字,以圖僥倖。不期心愈急,文思愈苦,到此時尚未完草,眼見得功名又無望了。功名得失,丈夫原不當介意,只可恨已成的親事,止爭此一着,便被得至小人奪去,未免為終身之玷,所以咄咄為不平之鳴。驚動長兄,殊為有罪。」司馬玄聽了,忿然道:「夫婦為人倫之首,怎一个進士便欺負舉人,要思量奪去,說來令人髮指!也罷,我小弟棄着三年工夫,成就了兄罷。」呂柯道:「時光有限,兄如何成就得小弟?」司馬玄道:「小弟七草俱完,雖不足觀,斷不出五名之外,送了兄,好與老嫂去完此一段姻緣。」呂柯道:「豈有此理!」司馬玄道:「小弟年尚有待,便候下科也未為遲。况小弟不瞞兄道,就聞燕趙多佳人,尚要在此盤桓些時,尋一頭好親事。兄中後做个地主,為小弟周旋,未為不可。」呂柯道:「長兄高姓?」司馬玄道:「小弟蜀人司馬玄。」

小弟一個窮教官,無處替他分辨,幸喜王司馬意思還不定。前日送小弟起身,臨別時候說道:「兄若高中這段姻緣還在。若不會中這段親事,不要想了。我小弟進場來,也指望做兩篇好文章,中個進士。不想心越急越做不出來。到此時草稿還沒有完,見得功名又沒有望了,功名得失都是天命分定的,只可恨現成的親事白白給別人搶去未免不好看相,所以嘆氣。驚動長兄,得罪得狠。」司馬玄听了,氣起來說:「各人的老婆怎麼他一個進士。便欺負你舉人就思量搶去。氣人不過也罷。我小弟棄着三年工夫成就你罷。」呂柯說:「如今沒有多久怎麼樣會成就我呢?」司馬玄說:「小弟七篇草稿已做完了。雖是也不好也斷不出五名外送了你好替你老婆去完這一段的姻緣。」呂柯說:「豈有此理。」司馬玄說:「我還後生就等下科再來也不打緊。小弟不瞞兄說久聞燕國趙國有生得好的女人要在這裡玩耍一些時尋一頭好親事。兄中了。也好做個主人替我營為沒有個不好的。」呂柯說:「長兄姓甚麼?」司馬玄說:「小弟蜀地人姓司馬名字叫做玄。」

吕柯道：「原來就是四川榜首，久仰，久仰！長兄之言雖感意氣而發，但數千里而來，豈可功名到手，舍己從人？」司馬玄道：「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因回號房取了卷子來，遞與立吕柯道：「吾兄許多不平，藉此可平，小弟不過費得三年工夫，兄再不必介意，小弟別了，異日當得再會。」吕柯還要推辭，司馬玄已早推病出場去了。吕柯展開來一看，果然篇篇錦綉，滿心欢喜。便先謄了七真，然後再謄七草，謄完再看，殊覺得意。出了場，即尋到司馬玄寓所來拜謝，就要接司馬玄回家去住。司馬玄道：「兄寶眷又在任所，府上料也無人，莫若等兄發後，寶眷回時，到府相擾未遲。」吕柯道：「寒舍果然無人，承兄見諒。」

不數日，三場已畢。寫出策論來看，司馬玄看了道：「雖然單薄，也還不出十名。」到了揭曉看榜，果然中在十名上，大家欢喜不盡。到了三月殿試，吕柯虧座師華嶽是禮部侍郎，甚有力量，將他殿試在二甲，又考庶吉士，選入翰林。一時榮耀，着人接取家小。王司馬的女兒已親送至京，與吕柯做親。

吕柯說：「原來就是四川解元，久聞久聞長兄的話。雖是好意你幾千里路來到這裡。豈可功名到手舍了自己成就別人。這個做不得。司馬玄說：「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回去自家號房拿了卷子來。遞給吕柯說：「你不平之氣有了這個可平你的氣了。兄不要掛意。小弟去了。後來再會。吕柯還要推辭，司馬玄早早推病出場去了。吕柯拿來訪開一看，果然篇篇都好。滿心歡喜就寫好了。後來在寫七篇草稿。再看一過十分得意出場去了。尋到司馬玄住處來拜謝他。要接司馬玄回家去住。司馬玄說：「你老婆文在任上府內料想也沒有人等你中了，老婆討來時候再到府上打擾也不遲。」吕柯說「寒舍果然沒有人，承你體諒。」

沒有幾天，三場過了。寫出文章論來看，司馬玄看了說：「雖然不當好也還不出十名外。」到了掛榜時候，果然中在十名上大家歡喜不盡，到了三月在皇帝殿前當面考試，吕柯虧座師華嶽是禮部侍郎甚有力量，將他殿試在二甲進士，又考庶吉士，選入翰林。一時榮華富貴着人接娶老婆，王司馬女兒親送到京給吕柯做老婆。

汶上縣知縣央人來謝罪。呂柯平地登天，感司馬玄不盡，接到家中就如父母一般看待。

司馬玄住在京中，毫無事體，每日只檢名勝的所在去遊覽，就各處要尋訪个絕世佳人。尋了年餘，毫無影響，因想道：「古來傳說多才婦女，如咏雪的謝道韞，作〈白頭吟〉的卓文君，以我今日看來，皆是以訛傳訛之虛語也。若是古人有此等才美婦人，爲何今日遍尋，眼中再撞不見一个。」又想：「我輩男子終年讀書，三年一次科舉，尚求不出幾個真才來，何況閨中女子，又無師友，孤聞寡見，那得能詩能文？古來所傳，大都皆是好奇好事者爲之耳，如何認真去尋求！」由此，司馬玄求才女之心就灰冷了。一日，呂柯的座師華嶽六十歲，衆門生俱製錦屏，壽文來祝。華嶽設酒款待，吃了一日酒。衆客散去。又留幾個得意的門生到書房中小飲，呂柯亦在其內。到了書房中一看，只見琴書滿座，觸目琳瑯。衆門生又飲了一回，各各起身閑玩，四壁都是名公大老的題咏。

汶上縣知縣央人來請罪。呂柯平地登天感謝司馬玄不盡接到他家去，就像父母一樣看待。

司馬玄住在京裡沒有事情，天天總尋那好頑的地方去頑。要尋個生得好的老婆。尋了儘年並沒有一個想道：「古來傳說多才的女人像想那個謝道韞卓文君都是有才的女人，我今日看來都是胡說的話。若是古人果然有這樣的女人怎麼今日遍處去尋。都沒有一個呢？」又想：「我是個男子漢年年讀書，三年一回科舉，尚求不出幾個真才來何況閨中女子，又沒有人教導，字又認不得，那裡會做詩做文？古來所傳都是滿講的話，怎麼認真去尋他做甚麼。」從此司馬玄求有才的女人心就冷了。

一日呂柯的座師華嶽大生日，做六十歲衆門生大家做些錦帳圍屏壽文來拜壽。華嶽辨酒請他們吃了一日。衆客散去。又留幾個得意的門生到書房裡頭擺起小碟子再吃，呂柯也在到了書房裡頭一看。看見琴書滿座都是好東西。衆門生又吃了一回，各人起身走走玩玩，四壁上都是有名望的詩詞歌賦。

吕柯忽見一張小几上放着一柄金扇，製度甚精，展開一看，只見寫着數行小字，筆法秀娟有如美女簪花之態。吕柯愛之不捨，再讀那字，却是一首五言律，上道：

憂國今元老， 忘家舊散仙。

琴書香孔席， 雨露滿堯天。

鶴髮白未百， 桃年千復千。

欲窺新耳順， 低祝膝之前。

不肖女峯蓮百拜椿齡六十

吕柯看過一遍，心中驚喜不定道：「這明明是女兒祝父親的壽詩，我到不知華老有這等一個才女，須留心訪問的確，好與子蒼作媒，也可完我一件報德之事。」因細將這詩默記在心。衆門生又吃了一會酒，到晚散了。

吕柯等不得進門，就忙忙走到書房中來，尋着司馬玄說道：「兄終日歎息天下沒有才女，小弟今日訪着了一個，讀他的佳製，真令薛濤無色，易安減價！」司馬玄忙問道：「是真麼？兄莫要戲我。」吕柯道：「小弟怎敢戲兄。」司馬玄道：「若不相戲，却是何人？」

吕柯忽然間看見一張小檯上放着一把金扇，做得很好，拿開一看，看見寫着幾行小字，字又好，詩又好，就像美人戴花的形狀。吕柯捨不得放下，再讀那字，却是一首五言律。

憂國今元老， 忘家舊散仙。

琴書香孔席， 雨露滿堯天。

鶴髮白未白， 桃年千復千。

欲窺新耳順， 低祝膝之前。

不肖女峯蓮百拜祝椿齡六十

吕柯看了一遍，心裡頭想起來說：「這個明明是女兒祝贊老子的壽詩，我到不曉得他有這個有才的女兒，等我慢慢查個的實好，好替子蒼做個媒人。也好報了他的恩德。」就把這首詩記在心裡。衆門生又吃了一會酒，到晚散。

吕柯等不得進門，就忙忙走到書房來，尋着司馬玄說道：「你天天嘆氣講天下沒有才女。我今日訪着了一個有才的女人，看他那首詩，真個沒有人比得他的。司馬玄忙忙問說：「是真的麼。你不要騙我。」吕柯說：「我怎敢騙你呢。」司馬玄說：「你既不騙我是什麼人呢？」

呂柯就將與華老祝壽，留飲書房，看見金扇之事，細細道了一遍，因取紙筆，將前詩默出，遞與司馬玄看，道：「這不是他女兒做的，却是何人？司馬玄看了，贊不絕口道：『明明寫着『不肖女峯蓮』，自然是他女兒無疑，但不信他女兒香閨弱質，如何有此秀美之才，只怕其中還有代替之故。若果是真，這一番真令我司馬玄想殺也。』道罷，再拿起詩來顛倒細看。『前六句化腐爲奇，藏巧若拙，已非近代才人所能。至於末二句，『耳順』切六十，又以『低祝』關合耳順，又以『膝前』繳出『低祝』，一段兒女愛慕父母情態，字字逗出，真匪夷所思。非靈心獨露，誰能辦此？兄須爲小弟細訪。』呂柯因叫心腹家人到華嶽衙去暗暗訪問，家人訪了來回覆道：『華老爺家這位小姐纔一十六歲，生得如花似玉，兼且知書識字，做的詩文，華老爺也不能比他。華老爺愛如珍寶，恐有人求親，故不在人前露道一字，所以人都不知。』司馬玄聽了，喜得心花俱開，因說道：『我司馬玄千古相思，今日方有着落，總然無緣，想死也不算虛死了！』呂柯道：『華老師官已尊矣，兄雖解元，若只如此求親，也還不在他眼裡。』

呂柯就把去華老師家拜壽留他，在書房吃酒，看見金扇的事情，細細說了一遍，就叫他拿紙筆，將前頭記的詩寫出來，遞給司馬玄看，說：「這不是他女兒做的。司馬玄看了稱贊不歇說道：『明明寫着『不肖女峯蓮』，是他女兒做的。這個是實的了。我不信他女兒是個女人。怎能有這樣真才。恐怕有人替他做的。果然是真的。這一回真真想殺我了。』說完了。又拿起那首詩來仔細看。『前頭六句，做得很好。後頭兩句做得更好，都是女兒愛惜娘老子的意思。不是聰明伶俐的人，也不會做出來。你要替我細細查訪纔好。』

呂柯就叫家人到華嶽衙家裡暗暗訪問家人訪了來回覆說：『華老爺家那位小姐纔一十六歲生得十分標致，又曉得詩詞歌賦，做的詩詞老爺也不能比他。華老爺愛她就像掌上真珠的一斛。恐怕有人來求親。他都不在人面前說一句，人都不曉得的。』司馬玄听了，十分歡喜說道：『我司馬玄每日想思今日纔有着落，總然沒有姻緣，想死也不算虛死了。』

呂柯道：『華老爺官巴尊貴，你雖是解元，若是這樣的求親，也還不在他的眼裡。』

我想才人必定是愛才，待小弟幾時借个因由，請他與兄一會，酒席間將兄大才逞露與他一看，他屬意與兄，那時爲兄作伐方有機會。」司馬玄道：「兄言最爲有理。」

過了幾日，呂柯果然獨自又借補壽名色，備了一席盛酒，單請華嶽一人。華嶽因愛呂柯，却不得情，只得來赴席。席中並無他人，止有司馬玄相陪。相見敘了姓名，方纔坐席飲酒。

原来華嶽雖絕口不向人言，然心下却也暗暗擇婿。席間，看見司馬玄少年發解，人物秀美，也十分注意。又呂柯不住稱贊其才，要求老師面試，華嶽心下想道：「就考他一考也不妨。」到換了席，大家散步，華嶽因說道：「詩文雖曰小道，要求全美者也甚難。前日學生賤辰，承諸公見祝，長篇短章不爲不多，然半屬陳套語，屬言，求一首清新俊逸，賞心悅目者，迴不可得。今日蒙近思美情，祝之又祝，又幸會司馬兄少年美才，倘不吝珠玉，賜教一律以誌不朽，則學生六十之齡不爲虛度矣。」呂柯聽了歡喜道：「門生敬祝之心，苦無可伸，子蒼兄大才，正好應老師之命，亦可爲小弟借光。」因命取文房四寶。

我想有才的人必定是愛才，等小弟幾時借個緣故，請他替你一會，酒席上將你的大才講出來，給他聽聽，他若有意，那時替你謀幹纔有機會。」司馬玄道：「你講最是有理。」

過了幾天，呂柯果然自家一人借個補壽名色。備了一席的好酒，單請一人華嶽因愛呂柯，却不得他的情，只得來吃酒。席上並無別人，只有司馬玄相陪。相見大家叙叙姓名，方纔坐席

吃酒。原来華嶽口裡不說，心裡却也暗暗揀選女婿。席上，看見司馬玄少年中個鮮元，生得又好，十分愛他。又見呂柯不住稱贊他的才，要求老師面考，華嶽心下想道：「就考他一考也不妨。」到撤了席，大家散步，華嶽因說道：

「詩文雖是小道，要求好的也難。前日學生生日，承衆位祝贊長篇短章多得狠，一半都是套語，要求一首好的都沒有。

今日司馬玄兄少年美才，教我一首感謝不忘，我六十歲不爲虛度。」

呂柯听了歡喜道：

「門生祝壽之心，不能做得子蒼兄的大才，正好應老師之命，亦可爲小弟借光。」拿出紙筆來。

司馬玄遜道：「滿長安公卿，尚難頌老大師盛德之萬一，况西蜀小子陋學口才，焉敢班門取罪。」說不了，家人已抬過一張書案在面前，筆硯擺得端端正正，又是一幅紅綾鋪下，濃磨好墨只候司馬玄動筆。司馬玄原要以才自荐，又虛謙一兩句，遂提起筆來，便大着胆，依他女兒韻脚，竟和了一首道：

盡道周公聖，誰知曼倩仙。
道開三百輩，功著九重天。
北闕心常一，南山壽已千。
遠人都願祝，難得到尊前。

西蜀後學司馬玄頓首拜祝華老太師六十之遐齡。司馬玄寫完，叫人用針懸掛於廳壁之上，請華嶽看觀看。華嶽看了又看，十分欢喜，因回身舉手稱謝道：「司馬兄高才，敏捷如此，我學生得此，榮幸多矣。」因問道：「前日關中佳卷落在那一房？學生爲何失親於兄？」呂柯忙答道：「司馬兄因有貴恙，不曾終場，所以見屈。」華嶽道：「原来如此，只還可免學生五色迷目之誚。司馬兄異日定當大魁天下。」

司馬玄謙說：「滿長安鄉相，還難頌老太師的盛德，况我之西蜀小，子沒有學問，烏敢班門取罪。」說未了，家人已抬過一張棹子在面前，筆硯擺得端端正正，又是一幅紅綾鋪下，濃濃磨些好墨 = 候司馬玄動筆。司馬玄原要把他的才試出來，又謙虛一兩句，遂提起筆來，便大着胆，以他女兒韻脚，竟和了一首道：

盡道周公聖，誰知曼倩仙。
道開三百輩，功着九重天。
北闕心常一，南山壽已千。
遠人都願祝，難得到尊前。

西蜀後學司馬玄頓首拜祝華老太師六十遐齡。司馬玄寫完，叫人掛在廳堂上，請華嶽來看。華嶽看了又看，十分歡喜，就回頭道謝說：「司馬兄高才，我有什麼好處。得你這樣褒獎呢。多謝謝。」問他說：「前日進貢院的文章，我都沒有看見？」呂柯忙說道：「司馬兄因那天有病了，沒有進過三場，所以不中華嶽道：「原来如此，這也是命了。司馬兄後來定然高中。」

司馬玄遜謝「不敢」，呂柯又請入席，大家復飲了半晌，方纔起身，叫人收了紅綾詩卷，殷殷致謝而別。正是：

一首詩驚座，令人刮目前。漫言仙路遠，才子到非難。呂柯與司馬玄送了華嶽起身回來，呂柯看着司馬玄又驚又喜，商議道：「兄這一首詩十分妙了，只不該用他令愛的原韻，恐怕老師動疑。」司馬玄道：「興之所至，一時信筆，只指望借韻脚之靈，打動小姐，却不思量到華老動疑，爲之奈何？」呂柯道：「他今將詩已携去，且看緣法如何。」却道華嶽回到家中，將詩細細展玩，十分愛賞，道：「不意蜀中到有此異才，只是前日女兒的壽詩正是這四個韻脚，此生如何得知？况我府中嚴密，諒無人透露，若有人透露他也不敢在我面前酬和。若說偶然相同，却怎一字不差？此中莫非有天意耶？因叫書童到書房中取了小姐的詩扇來，細將兩詩較看，真是一个綉虎雕龍，一个錦心綉口，不相上下。看了又看，暗暗欢喜道：「此二人真可謂天生一對，况此生青年發解，前程甚遠，明日招他爲婿，也是快事。但不知女兒心下何如。」沉吟多時，就叫侍兒將紅綾詩卷傳與小姐去看。

司馬玄道謝「不敢」，呂柯又請進席大家又吃了一回，方纔起身，叫人收了紅綾詩卷，十分道謝別去。正是：

一首詩驚座，令人刮目前。漫言仙路遠，才子到非難。呂柯替司馬玄送了華嶽起身回來，呂柯看司馬玄商議說：「你這一首詩十分好了，不該用他女兒的原韻，恐怕他可疑。」司馬玄說：「我高興起來，一時信筆，指望借他的韻脚，打動他的女兒都沒有思量到他可疑之處，如今怎好呢？」呂柯說：「他如今把詩拿出去，且看你的緣法。」華嶽回到家裡，將詩仔細觀看，十分稱贊說：「不想蜀中到有這等高才，我前日女兒的壽詩正是這四個韻脚，怎麼樣這個人也曉得？况且我家裡沒有人走漏消息的就是有人走漏，他也不敢在我面前和出來。若是偶然相同，怎麼一字不差？其中莫非有個天意麼？叫書童到書房來拿了小姐的詩扇來，細細把兩首詩比看，不相上下。看了又看，暗暗歡喜說：「這兩個真真是天生一對，他是青年中個解元，前程遠大，明日招他做女婿，也是快活之事。不曉得女兒心裡怎麼樣的。」想了一會，叫丫頭將紅綾詩卷傳給小姐去看。

原来這小姐年雖十六，却聰每異常，詩書過目不忘，文章落筆便妙。父母愛惜就如掌上之珠，凡事任他性兒，半點不肯違拗。却天生純孝，依依膝下，更生父母之憐。華嶽留心要與他擇一个佳婿，却怕纏擾，每每戒家人不許浪傳，故京師中無人知道。

這日小姐晚粧初罷，正焚香獨坐，忽侍兒傳送詩卷，小姐展開一看，見也是一首壽詩，句句都依他韻脚，而爭奇競險，大有并驅中原之意。小姐看了半晌，心下暗想道：「我這一首壽詩，自謂壓倒長安這些腐朽公相，不料西蜀小儒到能出此隄思，明明步韻與我爭衡，真可怪也，又真可愛也。」看了半晌，想道：「這韻脚，他外人如何得知？想是父親與他說的了。父親許多壽詩不拿與我，今獨拿這首詩與我看，必有深意，不是爲我擇婿，便是怪我恃才，以此銷我矜心，叫我怎生回對？若十分贊好，未免憐才着相，父親道我有心，若只微詞相許，未免燒琴煮鶴，父親又道我無目，不肯服善。想了半晌道：「我自有主意。」叫侍兒取筆硯花箋，又題和一首道：

原来這小姐年紀雖是十六歲，聰明了不得，一看就記得，做的文章更好。父母愛他就像掌上珍珠，凡事都覺他，一點不敢違拗。華嶽留心要替他揀個好女婿。又怕人曉得。天天吩咐家人不許外頭乱說因此京裡沒有人曉得。

這天小姐晚間梳粧纔完，在那裡燒香，獨獨一個人坐在那裡，忽然間丫頭送来詩卷，小姐拿開一看，見也是一首壽詩句句依他韻脚，其中好處到有一樣的意思。小姐看了一會，心裡頭暗暗想說：「我這一首壽詩，沒有人比得，不想西蜀這個人會做這個好詩，明明步我的韻脚，替我相爭，真真可愛。」看了一會，想說：「這韻脚他。外人怎麼曉得？想必是老子替他說的了。老子那悶多的壽詩，不拿給我看，獨獨拿這首詩給我看，不是替我揀女婿，就是怪我了這樣的，叫我怎麼好呢？若是稱贊他好不免老子說我有心愛他，若是講他不好，老子又說我認不得東西。想了一會：「我自有主意。」叫丫頭拿紙筆硯來又和一首說：

塗抹原兒女，風流自謫仙。

駿馳春草路，芳襲晚春天。

顛倒言惟五，尋思頌欲千。

漫言三百遠，還在二南前。

峯蓮題完，原叫侍兒送與老爺，華嶽接來一看，滿心歡喜道：「我兒詩才日勝一日，真是閨中異寶，若不配個佳婿，豈不辜負。細看我兒此詩，則司馬玄之詩已看得入眼。末引二南，意已有在，但不知司馬玄曾娶否，須問呂柯方知。」

過兩日就發帖請呂柯、司馬玄小飲，二人見請，歡喜不勝。到了正日，一邀就來，華嶽在大廳迎入，各敘寒溫，便入坐飲酒。飲完正席，又到書房小飲，只見四壁圖書珠輝玉映，呂柯與司馬玄細細觀看。看到一張小揭窗前，只見峯蓮和韻的詩也粘在那裡，二人看見，彼此相顧驚喜。華嶽見二人看詩光景，便微笑道：「二兄看此詩若何？」司馬玄道：「此詩性情入慧，體氣欲仙，妙處不可言喻，但不知何人所作，却用晚生前日之韻。」

華嶽道：「這事說來也奇，學生前日賤辰，小女塗鴉正是此四韻，

塗抹原兒女，風流自謫仙。

駿馳春艸路，芳襲晚花天。

顛倒言惟五，尋思頌欲千。

漫言三百遠，還在二南前。

峯蓮題完，叫丫頭送給老爺，華嶽接來一看，滿心歡喜說：「我兒詩才一天好一天，真是閨中的寶貝，若不揀個好女婿，豈不辜負我女兒了。細看我兒這首詩，司馬玄的詩已看得過了。尾頭那二南的意思，我也知道了不曉得司馬玄有娶親沒有，等我問呂柯就曉得。」

過兩天就發帖請呂柯、司馬玄來吃酒，兩個人見他來請歡喜了不得到了那天一請就去，華嶽在大廳迎接進去，各人敘些閑話就請坐吃酒。吃完正席又到書房，擺起小碟子來，見壁上圖書都是古董的東西，呂柯替司馬玄細細觀看。看到窓前，見峯蓮和韻的詩也貼在那裡，兩個人看見，大家怕起來。華嶽看他兩個人看詩的光景，就笑起來說：「你兩個人看這首詩是怎麼樣的？」司馬玄說：「這首詩的妙處，講不盡的好處，不曉得的是那個人做的用我前日的韻腳。」華嶽說：「這個是真也奇怪我前日生日我女兒做的是這四個韻，

不期昨承大教，無意中恰也用四韵，詫以爲異，因與小女玩賞，小女小巫見了大巫，不勝氣索，故又復爲此詩，以表服膺。」遂叫書童將小姐原扇送看，呂柯佯驚道：「門生立門許久，並不知老師有如此掌珠，古稱謝庭道蘊，由此觀之，不足數也。但不知青春幾許？」華嶽道：「今年二八。學生怕長安這些紈褲不諒，故諱而不言。」司馬玄看了原扇，又細觀新詞，再三遜謝道：「學生一時呈醜，暗獲步韵之罪，又明抱形穢之羞，而反辱佳章諄諄垂譽，真不啻百朋三錫。童蒙小子，何敢當此？欲報無瓊，竊欲再獻一言以申感激之私，不識可否？」華嶽聽了道：「佳章恨少，但草草不敢多請，肯蒙賜教，固出望外。」因叫取筆硯金箋，司馬玄又依前韵和了一首道：

文章男子事，一旦屬閨仙。

恭讀慙無地，榮噓感自天。

眉年纔八八，雪句已千千。

漫說葭難倚，明珠不敢前。

司馬玄題畢，雙手呈與華嶽。華嶽看了，賞愛不已道：「幽思逸致，愈出愈奇，雖杜，李復生，不能踰此。但小女閨娃識字，怎敢當兄謬譽？」

不想你昨日做的，也是這四個韻，真真奇怪，因此替我女兒玩賞，我女兒見了，故此又做這首詩。以表他的意思。」叫書童將小姐原扇子拿來看，呂柯假意說：「我在你家來往好久，並不曉得老師有這樣的好女兒，就是古時謝道蘊，那也比不得。不曉得今年多少歲了？」華嶽說：「今年十六歲了。我怕長安這些人不自諒，故此瞞臧不說。」司馬玄看了原扇，又細看這首詩，再三道謝說：「我一時不曉得獻醜，那裡曉得就替你女兒韻腳一樣。我怎敢比你女兒的詩呢？我如今還要做一首不曉得好不好？」華嶽听了說：

「肯做教我，就是很多謝了。」

叫拿紙筆硯來，司馬玄又依前韵和了一首說：

文章男子事，一旦屬閨仙。

恭讀慙無地，榮噓感自天。

眉年纔八八，雪句已千千。

漫說葭難倚，明珠不敢前。

司馬玄題完，雙手遞給華嶽。華嶽看了，稱贊不了說：「意思奧妙，越講越好，雖杜甫李白再生，也不過如此。我女兒不過一個女孩子那裡比得你呢？這樣的太褒獎了。」

司馬玄道：「蓬茅淺眼，豈識台階閨閣之盛？不過就聲影之間，聊志景仰耳。」呂柯道：「師妹佳章，非於古名媛中相求，固不可易得；而司馬玄美才，迥出時流，亦自不減。老師一置掌中，一收門下，可謂雙美矣。」大家欢然入席又飲，直飲得盡興方散。

到次早，呂柯單來謝酒。謝畢，就正色說道：「門生有一言上告。」華嶽道：「何事？」呂柯道：「令愛小姐以老師德位之尊，自有公侯求偶。但師妹奇才，若失身紈褲，豈不負了老師一番教養？敝友司馬玄雖新進小生，其人其才尚不可量。老師台鑒甚明，若坦之東床，才美雙全，異日自能獲甥室之榮。不知老師台意何如？」華嶽道：「老夫兩番索和，愚意寔與賢契相合。但小女尚幼，何不守候下科，待司馬兄高占魁名，那時宮花結綵，更為全美。」呂柯道：「老師高論最妙，但恐成言未定，或遇高才捷足，中有變更，為之奈何？」華嶽笑道：「此事賢契勿憂，男如司馬，女如小女，當今必無兩個。况老夫非失信之人。司馬玄亦多情之士。再有斧柯如賢契居其間，料無他慮，只要司馬兄亦期上達耳。」

司馬玄說：「我是沒有學問的人，那裡曉得你家有這樣的高才的女子？不過做這兩句獻醜就是了。」呂柯說：「妹子的好詩，就是古人也沒有司馬的好詩，在於今也沒有。大家収在一堆，豈不兩全。」大家歡喜又坐在棹上吃酒，吃到盡興纔散。

到第二天早起，呂柯單單一個人來謝酒。謝完，就說道：「我有一句話告訟。」華嶽說：「什麼事？」呂柯說：「老師有德位的人。小姐自有公侯求親。但小姐的高才若做錯了人，豈不辜負了老師一番教養的恩情？司馬玄這個人後生，他的地位不可量的。老師明白的人，招他做女婿，才美也是雙全。不知道老師的意思好不好？」華嶽說：「老夫兩番叫他來和詩，我的意思寔替你一樣。我女兒如今還少，等到下科他中了高魁，那時候完親，更為兩全。」呂柯說：「老師的議論最好，恐怕講話沒有個定準，日後給別人又做去，是怎樣的呢？」華嶽笑說：「這個事你不要掛心，像司馬玄替我女兒，當今天下也沒有。我也不是失信的人。司馬玄也是多情有義的人。再有你作媒不必過慮，只要司馬玄上進纔好。」

呂柯道：「老師九鼎一言，即納吉問名不踰於此出。門生傳示司馬，使他靜守甥舍以待乘龍可也。」說罷辭出，回家就對司馬玄細細說知。司馬玄聽說允了，滿心歡喜道：「我只怕訪盡天下沒有个奇才女子，便虛我一生之想。今既有華小姐這等絕代佳人，又許了我，只要我少候二年，帶頂紗帽去做親，此事猶如探囊取物，有何難哉！」便興勃勃的東遊西蕩，或題詩酒館，或作賦僧房十分得意。

一日遊到棋盤街上，只見一个老兒挑了一担花賣，司馬玄看見他五色滿肩，群芳壓担，甚覺可愛，便步上前来觀看。只因這一看有分教：百花担上再得佳人，四句詩中又逢才女。不知又遇何人，且聽下回分解。

呂柯說：「老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我如今替司馬玄說。使他也放心。」說完辭他出來，回家替司馬玄細細說知。司馬玄所說他肯了滿心歡喜說：「我怕訪盡天下沒有個高才的女人，就虛我一生的思念。於今既有華小姐這等絕世的佳人，又許嫁給我，要我再等再兩年，頭頂紗帽去做親，這個事極容易的，有什麼艱難呢？」高興不過東走西遊，有時酒樓題詩，有時在和尚寺裡做賦，十分快活。

一天走到棋盤街上，見一個老頭子挑了一担花賣，司馬玄看見他的花生得好，心裡頭愛他，就走上前來看。因這一看：叫那挑花担上再得個好女人，四句詩裡頭又遇着個高才的女子。不曉得又遇看個什麼人，听底下解說，就曉得了。

第二回

長安街花担上遇良緣 紅菟村詩扇中得佳偶

詞曰

春光足，春光到處花如簇。花如簇，一枝兒
紅，一枝兒綠。夭桃喜已藏金屋，芳蘭忽又
香空谷。

香空谷，莫嘆無才，只愁無福。

却說司馬玄在長安街遊玩，忽見一个老者挑担花賣，白白紅紅，甚是可愛，因上前觀看。此時是三月天氣，日色暄煖，那老兒挑得熱了，歇下担，就取出一把扇子來搨。司馬玄看見那扇子上字寫得龍蛇飛動，不像个村漢手中之物，他且不看花，先用手來拿他的扇子。那老者看見司馬玄衣冠齊整，跟着家人，知道他是個貴人，不敢違拗，只得將扇子遞了與他。司馬玄接來一看，却是一首詩：

桃李隨肩獲厚賞。 幽蘭空谷有誰知？

越溪不作春風遇， 還是苧蘿村女兒。

紅菟村尹氏苧煙有感題

司馬玄初意看詩只道是甚才人題咏，及自讀完，芳韵襲人，字字是美人幽恨，又見寫着尹氏苧煙，心下大驚道：

第二回

長安街花担上遇良媒 紅菟村詩扇中得佳偶

詞曰

春光足，春光到處花如簇。花如簇，一枝兒
紅，一枝兒綠。夭桃喜巴藏金屋。芳蘭忽又
香空谷。

香空谷，莫嘆無才，只愁無福。

話說司馬玄在長安街上玩耍，忽然見個老頭子挑担花賣，白的紅的，甚是可愛，走上前去看。這時候是三月天氣，有點熱了，那老頭子挑得熱了，歇下担子，就拿一把白扇子來搨。司馬玄看見那扇子上字寫得狠好，不像個粗鹵人拿的，他就不看花，把手來拿他的扇子。那老頭子看見司馬玄衣帽齊整，家人，跟着曉得他是個富貴人，不敢違拗，將扇子遞給他。

司馬玄接來一看，上面一首詩：

桃李隨肩獲厚賞。 幽蘭空谷有誰知？

越溪不作春風遇 還是苧蘿村女兒。

紅菟村尹氏苧煙有感題

司馬玄起頭看詩當是什麼才人題的，到念完，那裡頭的意思都是美人怨恨的心事，又見寫着是尹氏苧煙，心裡頭驚說：

「終不成又有個才女？」因問老兒道：「這首詩是誰人寫的？」老兒笑嘻嘻答道：「桃花也有，杏花也有，莫有梔子。」司馬玄道：「我問你扇頭。」老兒道：「蘭花方有箭頭。」司馬玄見他耳聾，只得用手指着扇子大聲說道：「這字是誰人寫的？」老兒方聽見，道：「相公問這字是那個寫的麼？」司馬玄道：「正是！」老兒笑嘻嘻的道：「我不說。」司馬玄道：「爲何不說？」老兒道：「這扇子是隔壁尹家姑娘的，我借來搨，若我說了，他要怪我。」司馬玄道：「扇子固是他的。這扇子上詩句是他寫的麼？」老兒又笑道：「相公好不聰明。他的扇子，不是他寫，難道我老漢會寫？」

司馬玄笑道：「這尹家姑娘，今年幾多年紀，便曉得作詩寫字？」老兒又笑嘻嘻道：「我不說。相公買花麼？照顧我買些，若不買，還我扇子，我別處去賣。」司馬玄道：「不買花，扇賣與我罷。」老兒搖頭道：「扇子是借來的，不賣。」司馬玄道：「我多與你些銀子，賣了罷。」老兒道：「相公與我多少銀子？」

司馬玄就在家人銀包內取了一錠，遞與老兒道：「我與你，你肯賣麼？」

「難道又有個才女不成麼？」問老兒子說：「這首詩是誰人寫的？」老頭子笑嘻嘻的說：「桃花也有杏花也有，只沒有梔子。」司馬玄說：「我問你扇裡頭呵！」老頭子說：「蘭花纔有箭頭。」司馬玄見他耳朵聾。用手指着扇子大聲說道：「這字是誰人寫的？」老頭子纔聽見說：「相公問這字是那個寫的麼？」司馬玄說：「正是！」老頭子笑嘻嘻的說：「我不講。」司馬玄說：「爲何不講？」老頭子說：「這扇子是隔壁尹家姑娘的，我借來搨搨，若講了，他就怪我。」司馬玄說：「扇子是他的。這扇子的詩句是他寫的麼？」老頭子又笑說：「相公好不聰明！他的扇子，不是他自己寫的，難道我老頭子會寫不成麼？」司馬玄笑說：「這尹家姑娘，今年幾多年紀了，就曉得做詩寫字呢？」老頭子又笑嘻嘻的說：「我不講。相公要買花？照顧我買些，若不買，還我扇子，我別處去賣。」司馬玄說：「我不買花，你把那扇子賣給我罷。」老頭子搖頭說：「扇子是借來的，我不賣。」司馬玄說：「我多給你些銀子，賣了罷。」老頭子說：「相公給我多少銀子呢？」司馬玄就在家人銀包裡頭拿了一錠，遞給他說：「我給你。你肯賣麼？」

老兒看見一錠紋銀有二、三兩重，連忙送還司馬玄道：「相公請收好了，不要取笑！」司馬玄道：「我當真要買，誰與你取笑！」老兒心下疑疑惑惑，又不好收，看着司馬玄只是笑。司馬玄道：「你不要笑，你收了銀子，我還有話問你。」

老兒見口氣是實，便滿心歡喜，將銀子塞在腰裡道：「相公果然買我這扇子，我連這担花也送了相公罷！」司馬玄道：「花到不要你送，你只對我說那尹家姑娘今年幾歲了，生得人物何如，這作詩寫字怎生會得？」老兒想了道：「如今只得要對相公說了，只是說起來話長，這裡站着說話不便。」司馬玄道：「此處到呂衙不遠了，你可挑了跟我到呂衙來，我叫呂老爺連花都替你買了。」老兒歡喜，果挑花跟到呂衙。

司馬玄叫家人將花送入呂衙內裡，却自己帶了老兒書房中，叫他也坐了，細細盤問。

老兒道：「我們住的那地方叫做紅菟村，出城南去有十七八里，那裡山清水秀，十分有趣。舊時有個李閣老老爺，不知為甚事皇帝惱他，叫他住在城外，整整的住了七、八年。」

老頭子看見一錠好銀子，有二、三兩重，連忙送還司馬玄說：「相公請收好了，不要來騙我！」司馬玄說：「我當真要買，誰騙你呢！」老頭子心上可疑，又不好收，看見司馬玄總是笑。司馬玄說：「不要笑，你收了銀子，我還有話問你。」

老頭子見他口氣是實的，就滿心歡喜，將銀子塞在腰裡說：「相公果然買我這把扇子，我這一担花也送了相公罷。」司馬玄說：「花到不要你送我，你替我說那尹家姑娘今年幾歲了，生得個品怎麼樣的，這做詩寫字怎麼會的？」老頭子想了說：「如今罷了替你相公說罷，總是話講起來長，這裡站着說話不便。」司馬玄說：「這裡去到呂老爺衙門不遠，你可挑了跟我來，我叫呂老爺連花都替你買了。」老頭子歡喜，挑起花來跟到呂老爺衙門。

司馬玄叫家人將這些花送進呂老爺裡頭，自家帶了老頭子，到書房裡面，叫他坐下，細細的盤問。老頭子說：「我們住的那地方叫做紅菟村，出城外南邊走去有十七八里路，那裡山水都生得清秀，十分有趣。舊時有個李閣老老爺，不知為甚麼事，皇帝惱他，叫他住在城外，整整的住了七、八年。」

他閑居無事，因愛這紅菟村好景致，便日日来遊賞，有時住在妙香庵，幾個月不回去。那時這尹姑娘纔八九歲，頭髮披肩，生得彎彎眉兒，俏俏身兒，眼睛就如一汪水兒，面顏就似一團雪兒，點點一雙脚兒，尖尖兩支手兒，走到人前就如水洗的一般，也時常到庵中玩耍。李老爺看見，愛他生得清秀，因叫他認幾個字兒。誰知他聰明得緊，一過目就認得不忘。李老爺歡喜，便教他讀書，做詩文。不期這尹姑娘天生成的伶俐，學着就會，又寫得一筆好字。

李老爺對人說：「這個女兒好文才，若是做個男子，定要中舉，中進士，做官，可惜生在鄉間，恐怕無人知道，埋沒了他的才學。」

李老爺臨起身回去還再三對尹老官人說：

「你莫要輕看了你女兒，他是一個女中才子，異日定有高人來訪求。若誤嫁了村夫俗子，便令山川秀氣無靈了。故此尹姑娘今年一十七歲，尚未曾許與人家。李老爺起身時，又將帶不去的許多書籍、文章、古董、玩器都與了尹姑娘。他如今那裡像個田家女兒，每日只是燒香、看書、作詩、寫字，就像個不出門的秀才一般。」

他閑下無事，愛這個紅菟村的好景致，就天天來這裡玩耍，有時住在妙香庵，幾個月都不回去。那時候這個尹姑娘纔有八九歲，頭髮披肩，眉毛生得灣灣的，身子俏俏的，眼睛又風流，臉上生得雪白，一雙脚短短的，兩隻手尖尖的，走到人面前就像水洗的一般，也時常到庵裡頭玩耍。李老爺看見，愛他生得清秀，叫他認得幾個字，那裡曉得他聰明得緊，一看過就認得不會忘記。李老爺歡喜，就教他讀書做詩做文。不想像這尹姑娘是天生成的聰明伶俐，學着就會，又寫得一手的好字。李老爺替人家說：「這個女兒好文才，若是個男人，定會中舉，中進士，做官，可惜生在鄉間，恐怕沒有人知道，埋沒了他的才學。李老爺臨起身回去還再三替他老子說：「你不要看輕了你這個女兒他是一個女中才子，明日定有高才的人來求他，你若誤嫁了村夫俗人，就可惜這個女兒了。故此尹姑娘今年纔十七歲。還沒有配給人。李老爺起身回去的時候，那帶不去的書籍、文章、古董、玩器都給了尹姑娘。他如今那裡像個種田家的女兒，每日總是燒香、讀書、做詩、寫字，就像個不出門的秀才一般。」

尹老官兒也不敢去管他。今早我来賣花，因怕天氣煖，問他借了這把扇子来，許說回去就還他。如今賣與相公，回去只好調个謊說「失落了」，只怕他還要怪哩！司馬玄聽了這番言語，不覺身子俱飄飄不定，因又問道：「這尹姑娘寫的詩稿與扇子多麼？」老兒道：「他終日不住手的寫，怎麼不多！」司馬玄道：「若是多，不論詩箋也罷，斗方也罷，你再拿些来賣與我。」老兒道：「相公說定了，若真要買，我求也求他些来。」司馬玄道：「我真要買，你只管拿来！」說罷，老兒要去，司馬玄又叫家人到呂衙裡討了三錢銀子，還他花錢。老兒欢喜不勝，挑着空担一路上想道：

「今日是那裡的造化，撞見這位狀相公，一把白紙扇子就與我一錠銀子。我回去問尹姑娘求他十把扇子，明日賣與他，可不又有十錠銀子？到是一場富貴了。」

老兒到家已是下午，走到園中放担。只見尹荇烟在無夢閣上憑欄看花，忽見老兒回来，因叫道：「張伯伯，今日花都賣完了麼？」張老兒聽見，忙走近閣下，笑嘻嘻說道：

他老子也不去他，今早我来賣花，恐怕天氣熱，問他借了這把扇子来，叫我回去就還他。如今賣給相公，回去只好騙他說打吊了，只怕他還要怪我哩。司馬玄聽見這些話，心上不定，又問說：「這尹姑娘寫的詩稿扇子多麼？」老頭子說：「他天天不住手的寫，怎麼不多呢？」司馬玄說：「他既然寫得多，如今不論詩箋也罷，斗方也罷，你再拿些来賣給我。」老頭子說：「相公說定的，真真要買，我求也求他些来。」司馬玄說：「我真真要買。你只管拿来！」說罷，老頭子要去，司馬玄又叫家人到呂老爺裡頭討了三錢銀子，還他花錢。老頭子歡喜不過，挑着空担子一路上思量說：

「今日是那裡的造化，撞着這個狀相公，一把白紙扇子給我一錠銀子。我回去問尹姑娘求他十把扇子，明日賣給他，又有十錠銀子？到是一場富貴了。」

老頭子到家下晚了，走道花園裡頭放下担子。見尹荇烟在無夢閣上靠着欄杆看花，忽然看見老頭子回来，就叫說：「張伯伯，今日花都賣完了麼？」老頭子聽見，慌忙走到閣下，笑嘻嘻說道：

「今日造花!撞見一位少年相公,風風顛顛,又肯出錢,都替我買了。」尹苻烟道:「這等說,是得了?」張老兒道:「利雖得些,却有件事不好說,亂亂的將姑娘借我的扇子失落了,却如何處?」尹苻烟道:「扇子失落,不值甚的,只是有我寫的詩句在上面,恐被俗人拿去,便明珠暗投,許多不妙。」說罷,老兒因肚飢,就去吃飯。因取出那錠銀子稱稱,足有二兩六、七錢,連賣花的三錢放在一處,差不多三兩,滿心歡喜,就取一塊碎的買了一壺酒來,吃在肚裡,不覺醺醺醉了。又想着還要尹苻烟的詩扇,又走到閣下來,不期尹苻烟已下閣去,只得從後園門轉了過來。

原來尹苻烟這住居甚是幽雅,門前一帶深河,樹木交映,李廷機替他題了一個匾額在門前,叫做「小河洲」。尹苻烟又在卧房之外收拾了一間軒子,藏貯這些經書子史與古玩之物,自家在內時時娛弄。因想:「當日西施以浣紗著名,我豈浣紗之婦?西施浣紗我寔浣古。」遂自寫一篇叫做「浣古軒」。

此時尹苻烟正下閣來,在軒子裡閑坐,忽見張老醉醺醺來道:

「今日造花。撞見一位少年相公,瘋瘋癲癲的,又肯出錢。都替我買了。」尹苻煙說:「這等說造化了?」老頭子說:「今日果然造化,還有一件事我不好說,那裡亂亂的把姑娘借我的扇子打吊了,怎好呢?」尹苻煙說:「扇子打吊,不值什麼,只是有我寫的詩句在上頭,恐怕給那俗人揀去,就可惜了。」說罷,老頭子肚裡餓了,就去吃飯。拿出那錠銀子來稱稱,有二兩六、七錢重,連賣花的三錢放在一處,差不多有三兩,滿心歡喜,就拿一塊碎的買了一壺酒來,吃在肚裡,不覺的醺醺醉了。又想着還要尹苻煙的詩扇,又走到閣下來,不想尹苻煙下閣去了,他打後園門轉了過來。

這尹苻煙住的所在甚是幽雅,門前一帶是深河,樹木茂盛,李廷機替他題了一個牌匾在門前,叫做「小河洲」。尹苻煙又在卧房之外收拾了一間書房。藏些古今的書籍。替些古董的東西。自家在裡頭玩耍。想到:「當日西施以浣紗着其名聲,我不是浣紗之婦?西施浣紗我實浣古。」自家寫一個牌匾叫做「浣古軒」。

那個時候尹苻煙正下閣來,在書房裡閑坐,看見老頭子醉醺醺的來說:

「我還要進城去賣花，天氣熱，明日姑娘若有多多的扇子，再借我三五把搨搨。」荇烟笑道：「張伯伯不要取笑，就是大熱，也只消一把足矣，爲何就要三、五把？」張老兒道：「越多越好，替換着搨，便省得搨壞姑娘的扇子。」尹荇烟因他是父親一輩的老人家，不好回他，就在案頭取了一把白紙無字的與他，道：「張伯伯，拿去將就用罷。」張老兒接在手中，看見沒字，便道：「這個不好，須是姑娘寫幾個字在上面才好。」尹荇烟見張老兒說話有因，便回說道：「寫詩沒有了。」張老道：「若沒詩扇，便是寫下的花箋，或是斗方，可借我幾張去遮遮日頭罷。」尹荇烟心下想道：「他要詩箋何用？定是有人叫他來求。」因笑說道：「詩扇、斗方都有，張伯伯須是老實說，是誰央你來求？我就多送你幾張。」張老兒見說着心病，便笑道：「我不說，我說了姑娘要怪！」

尹荇烟道：「張伯伯實說，我不怪。」張老兒道：「就是方纔說的那位少年相公，原要買花，因看見了扇子，連花都不買，拿着扇子讀來讀去，就像風了的一般，定要與我買。」

「我還要進城去賣花，天好熱明日姑娘有多多的扇子。再借我三五把去搨搨。」尹荇烟咲的說：「張伯伯不要來取笑，就是太熱，也只消一把就勾了，爲何就要三五把？」老頭子說：「越多越好，替換着搨省得搨壞姑娘的扇子。」尹荇烟見他是老子一輩的人，不好回他，就在棹上拿了一把白紙扇沒有字的給他，說：「張伯伯，拿去將就搨搨罷。」老頭子接在手上，看見沒有字，就說：「這個不好，要姑娘寫幾個字在上頭纔好。」尹荇烟見老頭子說話有因，就回說道：「寫詩的沒有了。」老頭子說：「沒有詩扇，就是寫了的花箋，或是斗方，借我幾張去遮遮日頭也好。」尹荇烟心裡頭想說：「他要詩箋做什麼呢？定是有人叫他來求的。」就咲咲說道：「詩扇、斗方都有，張伯伯你要老實說，是什麼人叫你來求的？我就送他幾張。」老頭子見說得着，就咲咲說：「我不說，我若說了姑娘會惱！」尹荇烟說：「張伯伯老實說，我不惱。」老頭子說：「就是纔先說的那個青年的相公，原要買花，因看見了扇子，連花都不買，拿着扇子讀來讀去，就像癩子一般，定要替我買。」

我不賣，他急了，就拿出一錠銀子與我，我見有些利錢，只得瞞着姑娘賣了與他。他叫我再拿些去賣，因此又来求姑娘。你若肯扶持我，我登時就是一个小財主了。」尹苻烟聽了，心下想道：「此等名利世界肯出價買我扇子上詩句，必是个真正才子方能如此。若論詩文好合，要算做一个知己了。只怕還是見了女子名字，一時猛浪，強作解事耳。」又想想道：「我有主意了！」因對張老兒說道：「詩扇賣與他也罷，只是賣賤了。你明日須要去與他找價，他若肯出五十兩銀子便罷，若不肯，退還原銀，討了扇子回來。」張老兒笑道：「姑娘耍我，他如何肯出許多？」

尹苻烟道：「我不耍你，你只管去找，包管他肯。」張老兒道：「姑娘既如此說，我明日便去與他找。但我看見姑娘往日寫的十分容易，何不送我一張？等我順路去賣，倘或他不肯找，我好將這張多少賣些，也不空了。」

尹苻烟道：「你找了價來，我再多與你幾幅也不打緊，如今沒有。」張老沒奈何，只得回去睡了。

我不賣，他急了，就拿出一錠銀子給我，我見有些利錢，只得瞞着姑娘賣了給他。他叫我再拿些去賣他，故此又来求姑娘。你若肯扶持我，我登時就是一個小財主了。尹苻煙听了，心下想道：「他肯出價錢買我扇子上的詩句，必定是個真正才子了。纔會這樣的論起詩文相投，也算做一個知己了。只怕他看見是女人的名字，一時胡思亂想也未可定。」又想想說：「我有主意了。」就對老頭子說道：「詩扇賣給他也罷，總是賣賤了。你明日去要替他找些價錢，他若肯出五十兩銀子就罷，他若是不肯，你就退還他的原銀子討了扇子回來。」老頭子笑道：「姑娘騙我，他怎麼樣肯出那多銀子呢？」

尹苻煙說：「我不騙你，你只管去要找價錢，包管他肯。」老頭子說：「姑娘既是這樣講，我明日就去替他找些價錢。我看見你姑娘往日寫的十分容易，何不送我一張？」等我順路去賣，他若是不肯我，我好將這張多少賣些，也不空走了。」尹苻煙說：「你找了價來。我再多給你幾張。也不打緊。如今沒有了。」老頭子沒奈何。只得回去睡了。

到次早,又挑了一担花進城,便不到市上去賣,一直挑到吕衙來,把担歇在廳傍階下,竟自走到書房裡。此時司馬玄正拿着尹符烟的詩扇,在那裡吟誦。忽見老兒走來,便迎出來道:「你又有甚詩,字來麼?」

張老兒道:「詩、字雖多,却未曾拿來。」司馬玄道:「爲甚不拿來?」張老兒道:「昨日賣了那把扇子與相公,回去受了尹姑娘一肚皮氣。」司馬玄道:「爲甚受氣?」

張老兒道:「他說我賣賤了,十分怪我,叫我来找價。若是相公肯找,將原銀送還相公,討回原扇。」

司馬玄道:「他要多少銀子?」張老兒道:「他要五十兩銀子,少一厘也不成得!」司馬玄心下暗想道:「故索高價,自是美人作用,我莫若借此通个消息。」因說道:「五十兩子不爲多,只是這把扇子舊了,我不要,原退與你。有別的詩文拿來,便是五十兩也罷。」張老兒聽了,着驚道:「相公退回原物,定要原銀了?」

司馬玄道:「扇還你,原銀就送你買酒吃,我也不要了。只是別樣詩文,定要拿來。」

到了第二早起,又挑了一担花進城去,他不到街上去賣,一直挑到吕柯衙門前來,把担子歇在廳傍階下,自家走到書房裡。這個時候司馬玄正拿着尹符煙的詩扇,在那裡吟哦。忽見老頭子走來,就走出來說:「你又有什麼詩字來麼?」老頭子說:「詩,字到多,今日未曾拿來。」司馬玄說:「爲甚麼不拿來呢?」老頭子說:「昨日賣了這把扇子給相公,回去受了尹姑娘一肚的臭氣。」司馬玄說:「爲甚麼受氣呢?」老頭子說:「我賣賤了,十分怪我,叫我来找價錢。相公若是肯找,價錢就罷。若是不肯找。原銀子送還相公。還我的原扇子。」司馬玄說:「他要多少銀子呢?」老頭子說:「他要五十兩銀子,少一厘也不肯。」司馬玄心裡頭暗暗想說:「這是他故意要多銀子,不要管他,我藉這個因由。通個信息給他。」說道:「五十兩銀子不爲多,這把扇子旧了,我不要退回還你。有別的詩文拿來,就是五十兩銀也罷。」老頭子听了,看驚說:「相公退回我的原扇子,定要原銀子了?」司馬玄說:「扇子還你,原銀子就送你買酒吃罷,我也不要了。有別樣的詩文,定要拿來。」

張老兒聽見不要原銀，滿心歡喜，道：「一定拿來，相公可將原扇還我罷。」司馬玄道：「你在門前等着，我就拿出來。」張老兒出去，司馬玄忙取一柄白紙扇，與原扇差不多，就依韻題了一首詩在上面。拿出來遞與老兒道：

「你拿去罷。張老兒村人，那裡認得真假，接了扇，挑起花担就走，走到各處忙忙賣花。回去先不歸家，就將扇子送還尹苻烟道：

「我說他不肯找，原扇退還，放在桌上。」便不多言，就走了家去。」

尹苻烟心下想道：「我就說是個猛浪之人，見索高價便支撐不來，愈見真正才人難得。」歎了口氣，再拿起扇子來看，乃是和韻一首詩，却不是原詩扇。只見寫得風流可愛，遂讀道：

女可指塗郎可賞， 一人只願一人知。

花枝漫向珠簾泣， 已露春情與燕兒。

蜀人司馬玄步韻奉和求斧政

尹苻烟看了，又驚又喜道：「吐詞香艷，用意深婉。如此看來，到是個慧心才子。」將詩看了又看，十分愛慕，心下暗想道：「我尹苻烟天生才美，從不讓人。」

老頭子聽見不要原銀子，滿心歡喜，說：「一定拿來，相公那原扇子還我罷。」司馬玄說：「你在門口等着我，我就拿出來。」老頭子出去，司馬玄忙忙拿了一把白紙扇，替原扇子差不多一樣，就依他的原韻題了一首詩寫在上頭。拿出來遞給老頭子說：「你拿去罷。老頭子是個村人，那裡認得真假，接了扇子，挑起花担就走，走到各處忙忙賣完回去。先不回家，就把扇子送還尹苻煙說：「我說他不肯找價。把原扇子送還，放在桌上。也不多話，就走了回去。」

尹苻煙心裡頭想說：「我原說他是個不曉得東西的人。見要多銀子。他就把扇子還我。可見真正才子。也是難得的。」歎了一口氣，再拿起扇子來看，乃是和韻一首詩，不是原詩扇。只見寫的風流可愛，遂讀道：

女可指塗郎可賞， 一人只願一人知。

花枝漫向朱簾泣， 已露春情與燕兒。

蜀人司馬玄步韻奉和求斧政

尹苻煙看了，又驚又喜說：「這樣詩句，意思十分奧妙。這樣看來，到是個真正才子。」把詩看了又看，十分稱贊，心裡暗想說：「我尹苻煙天生的才學，從不讓人。」

但恨生不得地，絕沒人知。况父母鄉人，絲蘿無托，今幸遇此生，若再不行權，便終身埋沒。

因又取一柄白紙扇，再題詩一首道：

一縷紅絲非重賞 花開花合要春知

高才莫向琴心逗 常怪相如輕薄兒

尹荇烟漫題和

尹荇烟寫完，自看自愛道：「只怕此生不真心愛才，若真心愛才，見了我這首詩，便是公卿之女招他，他必定捨彼就此。」因走上無夢閣來叫道：「張伯伯，你今日這把扇子拿錯了，不是我的原扇，明日進城，須要與我換來。」張老兒道：「這個秀才也不是個好人，怎麼就掉綿包兒！」心下暗想道：「我說為何不要我的原銀，原來抵換了。」尹姑娘，不妨事，我明日與你換來，還要說他哩。」尹荇烟遂從閣上將這把新寫的扇子丟下來道：「明日你千萬要換來！」張老兒收了。

果然次早挑花進城，就先走到呂衙來，恰好門前撞見司馬玄，因說道：「相公原來不老實，怎麼將假扇來騙我。又叫我受了尹姑娘一肚皮氣。」就將帶來的扇子遞在他手裡道：「快快換與我去。」

恨我生不得好地方，都沒有人知道。如今幸遇這個人若不相通，就終身埋沒。我的才學了，

拿起一把白扇子，又題詩一首道：

一縷紅絲非重賞 花開花合要春知

高才莫向琴心逞 常怪相如輕薄兒

尹荇烟寫完，自見自愛說：「只怕此人不真心愛才，若是真心愛才，見了我這首詩，就是公侯女兒招他，他也定然是愛我的。」自家走上無夢閣來叫說：「張伯伯，你今日這把扇子拿錯了，不是我的原扇子，明日進城，要替我換來。」老頭子說：「這個秀才也不是個好人，怎麼就抽包呢。」心裡暗想說：「我講為何不要我的原銀子，原來是換了我的扇子。」尹姑娘這不妨事，我明日替你換來，還要罵他哩。」尹荇烟在閣上把這把纔寫的扇子丟下來說：「你明日千萬要換來。」老頭子收拾好了。

果然第二日早起挑花進城去，就先走到呂衙門來，恰好門口撞見司馬玄說道：「相公原來不老實，怎麼把假的扇子來騙我。又叫我受了尹姑娘一肚的臭氣。」就把帶來的扇子遞給他手上說：「快快換給我去。」

司馬玄接扇一看，見又是新題，滿心歡喜。便也不看，收入袖中，道：「昨日果然是我一時差了，你等我取了來還你。」因回書房，細細展玩，不勝心醉道：「此女不但才高，而詞意甚正，要我明公正氣去求親，不要私相挑引。這段姻緣又是僥天之幸！」因取一把白扇，再題一首道：

敢將微詞作聘貲， 關關相應兩相知。

夭桃既作投桃贈， 月老改為花老兒。

司馬玄漫和

司馬玄寫完，正要拿與張老兒，忽呂柯走到書房來撞見，拿他扇子一看，笑道：「看兄這首佳作，何處又有絲幙之牽？」司馬玄道：「此事正要與兄商議，兄略坐一坐，等我打發他去了來。」忙拿了扇子，走到門前遞與張老道：「這是他原扇，你拿去罷。」張老兒道：「相公不要又錯了。」司馬玄道：「不錯不錯。」張老兒收了扇子，挑着花担而去不題。

却說司馬玄回到書房，將尹苻烟兩把扇子都遞與呂柯看，又細細將買花情由說了一遍。呂柯道：「看此二詩風旨韻趣，怪不得兄又要着魔了。」

司馬玄接扇子一看，見又是一首詩，滿心歡喜。也不看，就收進袖子裡頭說：「昨日果然是我一時差了，你等着，我拿來還你。」回到書房，細細展開一看說：「這個女人不但是高才，講話正氣，要我公明正氣去求親，不要私相挑引。這段姻緣又是我三生有幸了。」就拿一把白扇子，又題詩一首說：

敢將微詞作聘貲 關關相應兩相知

夭桃既作投桃贈 月老改為花老兒

蜀人司馬玄再和

司馬玄寫完，正要拿給老頭子，忽然間呂柯走進書房來撞見，拿他扇子一看，咲說：「看你這首詩，那塊地方。又有個做親的意思。」司馬玄說：「這個事正要替你商議，你畧坐一會，等我打發他去了來。」忙拿了扇子走到門前，遞給老頭子說：「這是原扇子。你拿去罷。」老頭子說：「相公不要又錯了。」司馬玄說：「不錯不錯。」老頭子收了扇子，挑着花担就去了。

司馬玄回到書房，把尹苻烟兩把扇子都遞給呂柯看，又細細把買花的情由說了一遍。呂柯說：「看這兩首詩狠好，你又要思量了。」

司馬玄道：「我自蜀至京，不遠數千里，一路尋訪並無一个可人。今居京師連獲二美，古稱燕趙多佳人，信不誣矣。兄看後一首詩，已明明心許。我司馬玄四海求凰，今有美在前，棄而不顧，無此理也。此事還要煩兄作伐。」呂柯道：「此事，作伐不難，但華老師之事又將若何？」司馬玄道：「且等兄爲我定下，待明年僥倖，再看機會。倘或叨兄福庇，得能兩全，便不虛我司馬玄爲人一世也！」呂柯笑道：「兄何貪心不已，倘再有一个，又將何如？」司馬玄也笑道：「决然不能再有，若再有也不值錢了。兄須爲我作伐。」

呂柯道：「此女住居何處？」

司馬玄道：「在城南紅菟村。」

呂柯聽了，道：「原来就是此女！」

司馬玄道：「兄爲何曉得？」

呂柯道：「小弟做孝廉時曾在城南柳塘讀書離紅菟村不遠。有人傳說李九我罷相時，常稱紅菟村有个小才女，今兄所遇，竟然是他，可謂名不虛傳矣！自然要爲兄作伐。」

司馬玄道：「須早爲之。」

司馬玄說：「我從蜀到京裡幾千里路一路尋訪並沒有一个好人。如今住在京城，連得兩個美人，古時講燕國趙國多有美人，真真不是乱講的。你看後頭一首詩，明明是他許我的了。我司馬玄四處求親，今日美人在我面前，怎肯不娶他呢。這件事還要煩勞你替我做個媒人。」

呂柯說：「這件事，到也不難，華老師的事情你是怎麼樣的呢？」司馬玄說：「且等你替我定下等我明年僥倖了，再看機會。若是蒙你的洪福，會得兩全，就不虛我司馬玄做人一世了。」

呂柯笑說：「你怎麼這樣貪心呢，若是再有一个，你又怎麼樣的呢？」司馬玄也笑說：「如今再也沒有了。若是再有也不值錢了，你要替我留心要緊。」呂柯說：「這個女人住在那裡？」司馬玄說：「在那城外紅菟村。」呂柯听了，說：「原来就是這個女人。」司馬玄說：「你怎麼曉得？」

呂柯說：「我做孝廉的時候在城外柳塘地方讀書離那紅菟村不遠。有人傳說李九我不做宰相的時候，常常說紅菟村有个小小才女，如今你遇着，定然是他，這也不是虛傳。自然要替你留心。」司馬玄說：「要早些替我做成纔好。」

吕柯道：「這不難，他鄉下人家，只消備些聘禮，叫家人去。他知兄一个解元，又說是小弟作伐，再無不允肯之理。」

司馬玄道：「這個斷然使不得。兄不見此女詩意甚是持正，若叫人去，他定道是輕薄他，這一段姻緣斷斷不成。仁兄若肯周旋小弟，須卑詞屈禮，親為一行，這親事纔妥，聘金厚薄不論。」

吕柯笑道：「仁兄這等着急，小弟焉敢不往！遂檢了一个吉日，備了聘禮，叫家人帶了吉服，起个早，竟坐四轎出城，望紅菟村而來。纔出城，行不上半里路，忽撞見常在他門下走動的一个門生，姓劉，名言，是个名色秀才，也抬着一乘轎子對面而來。看見吕柯，慌忙跳下轎來道：「吕老師，大清早往何處去？」吕柯也停住轎，答道：「往柳塘有些小事，劉兄何往？」

劉言道：「貴同年王老師托門生到貴座師華相公處，有些事故。」因在路上，說不得幾句話，就別了。吕柯簇擁而去，劉言下了轎，就步行幾步。只見吕家家人都披着紅，扛抬許多禮物隨後走來。劉言心下想道：「這是聘禮，難道吕老師娶妾不成？」因這些家人都是熟的，便走上前拱拱手道：「好興頭耶！」

吕柯說：「這不難，他鄉下人家，只消辦些聘禮，叫家人去。他曉得你是一個解元，又是我做媒人，再沒有個不肯的道理。」

司馬玄說：「這個斷然使不得。你不見這女人的詩意甚是正經，若叫人去，他定說是輕薄他，這一段姻緣斷斷不成。你肯替我保全。要替我走一回。好好的說。這親事纔妥。聘金厚薄。是不論的。吕柯咲說：「你這等着急，我怎敢不去。檢了一個好日，子倫些聘裡，叫家人帶了好衣服，起個早，坐頂四人轎，到紅菟村去。纔

出城外，走不上半里路，忽然撞見常常在他門下走動的一個門生，姓劉，名言，是個有名色的秀才，也抬着一頂小轎子。看見吕柯，慌忙跳下轎子來說：「吕老師。大清早往那裡去呢？」吕柯也停住轎回他說：「去柳塘有些小事，你那裡去呢？」劉言說：「貴同年王老師托門生到貴座師華相公處，有些事情。」在路上，講話沒有幾句話，各人就別了。吕柯也去，劉言下了轎，就步走幾步。見吕柯家人都披着紅，扛抬好多禮物隨後走來。劉言心裡想說：「這是聘禮。難道吕老師娶小老婆不成？」這些家人都是認得的，就走上前拱拱手說：「好興頭呀！」

衆人認得便立住脚道：「劉相公那裡來？」劉言也不回答，便取禮帖，一看方知是爲司馬玄定親的，也就笑笑，別了眾人，上轎而去不題。

却說呂柯一逕到了紅菟村，問尹家住在何處。原來尹家因尹苻烟才美出名，人人都知，一問便有人指引道：「前面一帶樹木傍着溪河，就是他家。」呂柯便住了轎，叫一個家人先去說知。尹老官忽聽得呂老爺來拜，要替司馬解元定親，慌做一團，忙忙走來與女兒說知，道：「這是那裡說起，呂翰林老爺到我家，却怎麼生區處？」尹苻烟聽了，心下已知是詩扇的來頭，因對父親道：「呂翰林便呂翰林罷了，你慌些甚麼？」尹老官道：「你到說得容易，他一個大官府，那個去見他？」尹苻烟道：「他來拜你，你就去陪他。」尹老官道：「陪他還是作揖，還是磕頭？還是坐着，還是站着？」尹苻烟道：「賓主自然作揖，那有磕頭之理？」尹老官道：「他是紗帽圓領，我却穿甚麼衣服？」尹苻烟道：「野人便是野服，隨身何必更穿？」

衆人認得就站住脚說：「劉相公那裡去？」劉言也不回他，就拿禮帖，一看纔曉得是替司馬玄定親的，也就咲咲別了眾人，上轎去了不說。

呂柯一直到了紅菟村，問尹家住在哪裡。原來尹苻烟是有才的女人，又生得好，個個人都曉得的，一問就有人教道說：「前頭一帶樹木。傍着那溪河。就是他家。」呂柯歇了轎子，叫一個衆人先去講。尹家老頭子聽見呂老爺來拜，要替司馬玄解元定親，忙做一堆，忙忙走來替女兒說道：「這是那裡說起。呂翰林老爺到我家。如今怎麼樣的呢？」尹苻烟聽了，心裡頭早已知道是詩扇的緣故，替他老子說：「呂翰林就是翰林罷了，你忙做甚麼？」你老子說：「你到說得容易。他一個大官府。那個去見他呢？」尹苻烟說：「他來拜你，你就去陪他。怎麼不好呢，他老子說陪他。」尹老官道：「還是作揖，還是磕頭？還是坐着，還是站着？」尹苻烟說：「人客主人自然作揖，那有磕頭之理？」他老頭子說：「他是紗帽圓領。我穿深麼衣裳呢？」尹苻烟說：「鄉下人就是隨身的衣裳何消換甚麼衣裳？」

說不了，外面已鬧嚷嚷擺了許多禮物，樂人吹吹打打，呂翰林已是圓領紗帽，齊齊整整立在草堂之中。此時驚動了合村男女，都擁了來看。尹老官尚踏踏跂跂，不好出來，虧了張老兒是見過呂翰林的，叫道：「尹老官快出來見呂老爺，不妨的。」尹老官出便出來，還只在板壁邊，踏踏跂跂的不敢上前。到是呂翰林先滿面笑着道：「尹親翁，請過來作揖。」尹老官見呂翰林叫他，方大着胆走到面前，銃頭銃腦的唱了一個大偈道：「呂老爺，小人無禮了。」就端了一張椅子，放在上面道：「老爺請坐。」呂翰林回了一揖，也就坐了。因叫家人放了一張椅子在下面，說道：「請坐。」尹老官道：「小人怎敢？」呂柯道：「有話說，坐了。」尹老官只得屁股尖兒攔在椅邊上，一半算坐，一半算站，引得看的人無一個不掩口而笑。

呂翰林道：「我此來不為別事，聞知令愛才美天生，今已長成。我有個敝友，是四川解元，名喚司馬玄，少年未娶，正好與令愛為配。我學生特來為媒，乞親翁慨允。」尹老官道：「老爺說的就是。」

說沒有完，外頭嚷鬧起來擺了好多禮物，鼓手吹吹打打，呂翰林員領紗帽，齊齊整整站在草堂中間。打動了一村的男男女女，都擠來看。尹老頭子還不好意思出來，虧了張老頭子他是見過呂翰林的，叫道：「你快些出來見呂老爺，不妨的。」尹老頭子出便出來。還在那板壁邊。縮縮的不敢上前。到是呂翰林先滿臉咲着說：「尹親家請過來作揖。」尹老頭子見呂翰林叫他，纔大着胆走到面前，銃頭銃腦的。做了一個揖說：「呂老爺，小人無禮了。」就端了一張椅子，放在上頭說：「老爺請坐。」呂翰林回他一個揖，也就坐了。就叫家人放了一張椅子在下頭，說道：「請坐。」尹老頭子說：「小人不敢？」呂柯說：「有話說，坐了不妨。」尹老頭子把屁股尖兒攔在椅邊上，一半等坐，一半等站，引得那看的人沒有一個不遮着嘴在那裡咲。呂翰林說：「我來不為別事，聽見你女兒才美双全，如今長成。我有個朋友，是四川解元，名字叫司馬玄，還沒有娶親，正好替你女兒做親。我特來做媒，求你做了罷。」尹老頭子說：「老爺說的就是了。」

呂翰林叫家人將禮帖送上來道：「既是親翁允了，這聘禮可收拾明白。」尹老官接了禮帖，又認不得，只是痴痴立着。呂翰林道：「親翁只消收進去，與令愛查點便是了。」尹老官連連點頭道：「有理。」遂將禮帖拿進去，與女兒看，女兒看見聘禮不薄，又見呂翰林親自到門，心下暗想道：「此生因我前日詩」有「輕薄」二字，他故過此恭敬，可謂深知我心，便嫁他也不相負了。」因對父親說道：「父親既允了他，可將禮物搬了進來。呂翰林遠來，須留一飯。」

尹老官聽了，一面叫田上人將禮物搬了進去，一面就叫殺鷄烹煮□□□□□□□□□□

□□□□□□□⁴吉服，換了便衣，耐心□□□

□□□□□□□□□□□□□□□□□□□□

⁵小河洲匾題，因歎道：

「前輩鑒賞，自然不同。尹苻烟又備了□□□⁶

。浣古軒，叫父親請呂爺到軒子裡去坐。呂翰林見軒子裡詩書滿座，古玩盈前，不勝羨道：

「珠藏川媚，玉韞山輝，只消在此盤桓半晌，而淑人之才美已可想見八九。」

呂翰林叫家人把禮帖送上來說：「既是親家肯了，這些聘禮收了。」尹老頭子接了禮帖，又有認不得，總是歎歎的站着。呂翰林說：「親家只消收進去，給你女兒查點就是了。」尹老頭子只得點頭說：「有理。」就把禮帖拿進去，給女兒看，女兒看見聘禮不薄，又見呂翰林親自到門，心裡頭暗暗想說：「他因我前日詩裡頭有輕薄兩個字，他今日這樣恭敬，是他曉得我的心事，就嫁給他也不辜負我了。」就替老子說：「老子既然許了他，把這些禮物收了進來。呂翰林遠來，留他喫一頓飯去。尹老頭子听了，

一面叫田上人把這些禮物搬了進去，一面就叫殺鷄煮魚，收拾酒飯。呂翰林受了司馬玄

托。他就脫去衣裳，換了便衣等他飯吃，就四下觀看。看見李九我題的小河洲匾額，就歡說：

「前輩的人，玩耍的地方自然不同。」尹苻煙又

備了一壺香茶。在浣古軒，叫老子請呂老爺到

軒子裡頭去坐。呂翰林見軒子裡頭詩書古董

狠多，不勝稱贊說：「只消在這裡盤桓一點久。他女兒的才美。就可見了。」

坐不多時，又請他到無夢閣上去吃飯，閣上詩文滿壁，更覺風流，與塵蛇世迴別。先在軒裡吃茶，後到閣上吃飯，飯已吃完，拿着酒盃東看看，西念念，竟捨不得起身。日已過午，家人催促，只得謝別主人而回。正是。

色不虛傳才有神 憐才好色不無人
莫言深入溫柔地 只望簾櫳也損神
不知呂翰林回去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坐不多久，又請他到無夢閣上去吃飯，閣上詩文滿壁，更見風流。先在軒裡吃茶，後到閣上吃飯，飯吃完了，拿着酒杯東念念，西念念，竟捨不得起身。日頭過午了，家人催他起身，纔辭了尹老頭子上轎回去。

色不虛傳才有神 憐才好色不無人
莫言深入溫柔地 只望簾櫳也損神
不知呂翰林回去何如，且听下回分解。